

## 父亲的开犁节

春暖花开时节,我带着家人驱车回到老家,看望96岁高龄的父亲。不知不觉间,农事节气与生产劳动又一次成为我们共同的话题。我们聊起父亲年轻时主持的一次次开犁节,那是乡村一年四季农事活动中最大、最庄严的盛事。

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,受全家人对土地敬畏的影响,我从小对在土地上开展的各种农事活动都很留意。感受最深的是,一年到头,乡村生活的主旋律永远是忙碌的田间琐事。二十四个节气按时序变换,田间地头的农事好像永远也忙不完。而开犁,则是所有农事活动中最大的盛事。

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,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,他积累了丰富的农事经验,二十四节气他熟稔于心,什么时候开犁、什么时候割稻,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天色蒙蒙亮,我赖在床上做着美梦不愿醒来,父亲已经着手收拾农具,用他的话说,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,只等节气一到,就可以开犁春耕。

在布谷鸟的声声呼唤中,终于迎来开犁时节。开犁是一年耕作的开始。父亲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,组织村民正式扶犁开耕。

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,父亲一大早就牵着牛,扛着犁,披着晨光,走过弯弯曲曲的田埂,来到早已选定的一块种满草籽的水田旁。这里已经集聚了一大群生产队的社员们。我第一次跟随父亲来到田边,只见父

亲架好耕具,打响牛鞭,吆喝一声:“开犁啦!”田边的社员们跟着吆喝,吆喝声以一个春天的多姿,写意着农耕盛事,响彻在田野上空,呼唤着新年的丰收梦想。

父亲犁田格外卖力,锃亮的犁铧如一把锋利的战刀,快速地切开泛绿的田衣,将沉睡一冬黑褐色的泥巴翻向一边,流线型的形状层层叠叠,让沉寂的水田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。深犁过的土地,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和春天的气息。

在父亲犁过的水田里,我和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,用锄头奋力地把纠缠着的草籽打碎捣烂,让它们与层层叠叠的黑泥巴融合,再用田耙把泥巴仔仔细整平,为接下去的插秧作准备。

春耕的帷幕就这样被父亲用一犁打开了。田野里,不只是我们,其他生产队也同时开犁,一时间,人声、牛声、狗叫声,组成了一首古老而优美的乡村耕耘曲,开启一年繁忙的农耕生活。

以后很多年的春天,我都陪着父亲参与村里的开犁活动,直到我穿上军装走进军营。

如今,村里已经很少见到耕牛,传统的开犁活动也渐渐消失。但是,开犁这一曾经的农耕盛事,是我和父亲之间共同的记忆,那是劳动者对所有美好生活的一种回望。

柯兰

## 学耕田

阿金师傅言,耕田并不难。把式不容易,成为口头禅。记忆中的阿金师傅,种田老把式,名扬四联的耕田手,公社誉称的“耕田状元”。我要学耕田,出口意志坚。我向师傅言,他呆大半天。最后一句话,那就试试看。双脚一跪的我,差点滑水田。耕田技术活,奥妙也不浅。中心开花向外耕,田塍开犁围中间。师傅教得很用心,徒弟学得也认真。理论教学过了关,手把手来行实践。田塍看田状,起犁是关键。索绳耕泥翻进,起四犁泥翻出。耕得太浅柄尾抬,耕得太深往下摠。看牛头,抖牛绳,挥牛棒,吆喝响,抬脚跟犁走,一气呵成。起初力不从心,牛也不听使唤。弯弯曲曲难成行,常留“黑鱼”在田间。累得满头大汗,上气不接下气把气喘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勤学不懈万事成。一手扶犁轻,牛听往前行。弯曲成圆形,直行泥翻身。泥巴有油印,条块很均匀。一脚横踩三行平,块块泥块成鱼鳞。学会水田耕旱地,基本功实事也成。行行犁笔画,田塍边无隙。泥块分粗细,行底平整入平川。如今种田的我,农艺样样都能全。空闲顺口溜,生活美满意度晚年。难忘学耕田,记忆犹新写诗篇。勤耕有沃田,扬鞭降牛仙。一路泥浪翻,农家万年年。

李燮焱



## 父亲的劳模徽章

每到劳动节前夕,省、市乃至全国都要评选一批劳动模范,进行表彰。10多年来,每到5月,我就会想起父亲留下的一枚上世纪50年代的徽章,这是我最喜欢的藏品之一。

这枚铜质徽章长4.5厘米、宽3.5厘米。徽章以红色为基调,中间为一横排金色的厂房,其下有一枚五角星,厂房上为“杭州市先进生产(工作者)”白底金字,字两边配以四束稻穗,体现“工农业生产”主题,上有“1956”的年份字样。徽章背面为“奖给杭州市1956年先进生产(工作者)及颁奖部门“浙江省杭州市人民委员会赠”,下为流水号0907及颁发年月“1957年5月”。

上世纪50年代起,我父亲在杭州第二中学当老师。他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被学校推选为杭州市先进生产(工作者)。这枚等同于市级劳模的徽章成了父亲的最爱,一直陪伴他走完89年人生一半以上的历程。

阮振亚

